

「抗日情報戰」外一章

喬家才

胡健中與戴雨農

我認識了胡健中

一天下午，胡健中先生打電話給我，他說：

「我是胡健中，很冒昧。我們雖然不認識，但從你所寫有關戴雨農（笠）先生的文章看來，你同雨農的關係一定很深，是一位很留心雨農軼事的人。有件關於雨農很重要的事，在我心裏已經擺了三十六年，不能使之永遠埋沒。我考慮再三，認為用你的筆來寫，最為合式，所以，才給你打電話。」

「胡先生，久仰了！」我說：「祇要是有關雨農先生的故事，不論大小，我都樂聞。請胡先生指定一個時間，我去府上拜候，請教！」

「不行。」胡先生說：「我住在水源路，這裏修馬路，已經一年半，還不知何年何日完工，連我家的門都拆了，你找不到，我們約定一個地點談談好了。」

於是，我們於六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

中國大飯店八樓見面了。雖然我們互不相識，初次見面，說也奇怪，當我一走出電梯，好像彼此就知道了，一打招呼，果然不差。胡先生人很爽朗，我們一見如故，傾心相談，談得非常投機，暢所欲言。

胡先生告訴我，他同雨農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杭州警官學校，大概是民國二十二年前後，警校校長王固警先生請他去演講。當時雨農先生是警校的政治特派員，主持警校訓練幹部，也在聽講。講完，王校長介紹，他們才認識了。那時胡先生正主持杭州民國日報，後來改為東南日報。他一生幾乎和東南日報分不開，半生心血都放在東南日報方面。

雨農先生大概從趙龍文先生以及杭州朋友們那裏知道胡健中先生的為人，因此很佩服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交情很深。雨農先生最後一次回重慶，特意去中央日報社看胡先生，兩人談到深切時，胡先生指出雨農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以及

部份幹部急須有所整飭，雨農先生都虛心接受。「我們甚麼時候再見面？」分手的時候，胡先生問雨農先生。

「不一定。」雨農先生說，似有預感，不期竟成永訣。這次別後，雨農先生飛往北平，由北平、天津、青島，再飛南京，飛機就撞山失事了，胡先生對此甚為感傷。

他說：「雨農很了不起，在民國三十二年，平反了一個很重大的冤獄，救了十三個人的性命。這件事在我心裏隱藏了三十六年，現在雨農墓木已拱，再不說出來，日後將無人知道此事，豈不有負亡友於地下嗎？所以不能不告訴你，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平常人絕對做不到的。」

姚則崇大捕間諜

八一三淞滬之戰，繼盧溝橋七七事變，日本軍閥擴大侵華戰爭，我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全民起而抵抗。敵人加深侵略，杭州陷落，東

南日報遷往金華。敵人再深入，東南日報乃分兩路，一遷麗水，一遷江山。江山又不保，於是越仙霞嶺，遷往福建浦城，再遷南平，繼續發行，成爲抗戰時期，東南的唯一喉舌。胡健中爲了遷移東南日報，費盡心血。全體員工和眷屬多達五百人，在敵機轟炸，和跋涉奔波，疾病纏綿的情況下。傷亡慘重，胡健中最高爲悲痛。這時，教育部籌備東南聯大，以何炳松爲主任委員，胡健中爲副主任委員。因爲何炳松還在上海，所以，胡健中在南平除了主持東南日報，還得負責籌備東南聯大的事情。江山駐軍爲二十九集團軍李覺（何鍵的女婿）的部隊，調查室主任爲湖南姚則崇，歸軍統局指揮。江山這時是陰陽地帶，敵軍時



胡健中先生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及東南日報社長時的照相。

而進佔，時而退走，情況非常複雜。這時江山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案子，牽連到東南日報的兩位職員。事實是這樣的：杭州商人柳承先逃避戰亂，由杭州遷到南平經商，店名「三葉」兩字好像日本人的商店名字，又加和商店往來交易各色人等，頗爲複雜，曾經有過不法事件，成了這個案子辦案人的一種幼稚無知的推測和藉口。

柳承先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妹妹柳蓮芳，化裝逃離敵區，準備到南平去，投奔她的大嫂。不料到了江山，和她的同伴一併被姚則崇逮捕了。硬指她們是上海日本憲兵隊和汪精衛偽組織特工總部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派出來的間諜。這一個間諜案牽連很廣，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被逮捕的人，多達兩百餘人。江山縣長丁琮也有嫌疑，被姚則崇暗中監視。上海楊虎的大徒弟侯寄遠從上海來，牽連在內，也被逮捕。東南日報的科長竺升星（來台後任中央日報稽核，六十七年春天去世）和張西林也成了階下囚。

因爲竺升星和張西林被捕，直接影響到東南日報。東南日報既係東南各省戰時的重要報紙，如果和間諜案牽連到一起，那還得了。胡健中在東南聲望很高，黨政軍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和他有來往，有交情。發生了這樣重大的案子，他不能不理。他相信他的部屬竺升星和張西林跟他工作多年，非常忠實

，絕不可能做敵人的間諜。於是向各方面呼籲，多方營救。但是牽涉到間諜的案子，誰都不願意沾染，過問，都怕惹火燒身。

胡健中曾和李覺通過電話，李覺說被捕的人都有自白書，承認是間諜，不會冤枉。時李覺在浦城，請胡健中去看全案的有關文卷。但胡健中聽說，姚則崇要在半路打死他，祇好作罷。

胡健中也和第三戰區顧祝同長官通過電話，報告這件事，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他在南平所住的房子，是省政府主席劉建緒叫他的弟弟讓出來的。劉主席常到南平看胡健中，胡請他幫忙，劉主席說：「無能爲力。」

「我知道。」胡健中說：「劉主席確是愛莫能助。」

福建張貞率領軍風紀巡察團到東南巡察，到達南平。對這個案子雖很重視，却不表示態度。軍風紀巡察團是戰時最具權力的機構，也因間諜案關係重要，未採取任何制止的行動。

後來監察院祕書長吳漢濤同監察院一個巡察機構到達南平，胡健中也把這件案子告訴他，要求他予以徹查。

「我看這個案子可能是冤枉的。」吳漢濤說：「如果不辦，對戴雨農的面子太難看了。最好是辦幾個人，放幾個人，來結束這個案子。」

「不行。」胡健中很肯定地說：「如果這些人都是間諜，就應該統統殺掉，一個也不能留。要是冤枉，那麼一個人也不容許妄殺。總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弄清楚，不能冤枉一個人，更不能討價還價。」

有一天，顧長官祝同在南平請後勤司令俞飛鵬吃飯，胡健中應邀作陪。俞剛從江山視察回來，胡健中問他間諜案情真偽。他說：「你和雨農直接談好了。」

戴雨農平反冤獄

以後，胡健中發出去的函件，都被姚則崇扣留，因為姚未任二十九集團軍調查室主任以前，曾任福建郵檢所所長，郵檢人員都幫姚的忙，弄得胡健中一籌莫展，得不到任何援助。祇有一個憲兵部負責情報的須少白，有時還提供他一些消息。幸而天不絕人，剛好浙江保安司令宣鐵吾調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將赴重慶，路過南平，去



敵後搜秘

唐生明他是唐生智之弟，影星美人徐來的丈夫，戴雨農要他參加偽組織利

看胡健中，胡便把姚則崇偵辦間諜案，濫捕多人，告訴宣鐵吾，請他轉告戴雨農，宣鐵吾滿口答應。他走到廣東韶關，和戴雨農碰到頭，把胡健中所說的話重說一遍。其實戴雨農已接到報告，姚則崇亂來，說江山人都是漢奸，連駐衢州的行政督察專員也有間諜嫌疑。

戴雨農處理問題，非常週到，既然宣鐵吾轉達了胡健中的意思，就先派連謀（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到南平看胡健中，調查詳細情形，同時也爲了阻止姚則崇繼續亂來。胡健中說連謀公正幹練，對本案弄清楚，頗多贊助。

一天，南平警備司令陳浴新打電話給胡健中，告訴他有一位朋友要去看他。胡健中問：「誰要來看我？」

「他現在我這裏，」陳司令說：「馬上就去，見了面你就知道了。」

一會兒，客人來了，原來是戴雨農，來的這樣快，真出乎胡健中意料之外，有一種連日陰暗，烏雲遮天，突然雲散天清，旭日當空，分外光明的感覺。一見面，戴雨農就說：「我得先洗個臉，你看我滿臉灰塵。」

等洗完臉，兩人先談了一些沿途的情形，然後戴雨農說：「健中兄！你對江山間諜案的意見如何？」

「我沒有意見。」胡健中說：「祇希望你徹查，勿縱勿枉。」

「祇要你信任我，我一定會公正地處理這個案子。對間諜固然不能放鬆，但是我絕不允許我的部下胡作胡爲，冤枉好人。」

據胡健中所知，戴雨農回江山後，會要第三戰區軍法官楊希珍陪同偵查審問。結果，所謂間諜案，毫無確實證據，完全是姚則崇憑幻想衝動的莽撞行爲。除了一人以販賣軍火罪處置，戴雨農立刻把其餘被捕已判死刑的人，全部釋放，而把姚則崇關起來。因爲他輕舉妄動，濫捕人，鬧得江山、江西、福建雞犬不寧，非嚴辦不可。

據說姚則崇經過所謂軍法審判，判處死刑的十三個重要人犯。東南日報的兩位職員，也在十三個人之內，所以胡建中一方面非常爲他們痛心，一方面也爲其他蒙冤的人不平。假如不是戴雨農除暴安良的精神，親自審問，平反了這個冤獄，真是不堪設想。

胡建中對戴雨農十分欽佩，三十六年來念念不忘的，是戴雨農不怕人家攻擊他的部屬胡來，勇於承擔過錯，主張公道，這是他人萬萬做不到的。而胡健中經此事件，爲被捕的呼籲，也深得東南各省人士的感佩。

抗戰勝利後，胡健中回到上海，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請他吃飯，作陪的是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和他的太太電影明星徐來、徐來的祕書張小姐。席間唐生明（戴雨農派在偽組織中臥底的人，表面上是偽組織的官員，暗地裏替戴雨農作情報工作。）說：「今天這頓飯，應該由胡先生請，不能讓宣司令出錢。」

「爲什麼？」胡健中問。

「關於江山間諜案，戴先生曾給我電報，要我調查姚則崇所關起你們報館的兩個人，是不是日本憲兵隊或汪偽組織派出去的間諜。我調查清

楚，並無間諜嫌疑，和日本憲兵隊和汪偽組織並無關係，報告了戴先生，案子才平反了，你還不應該請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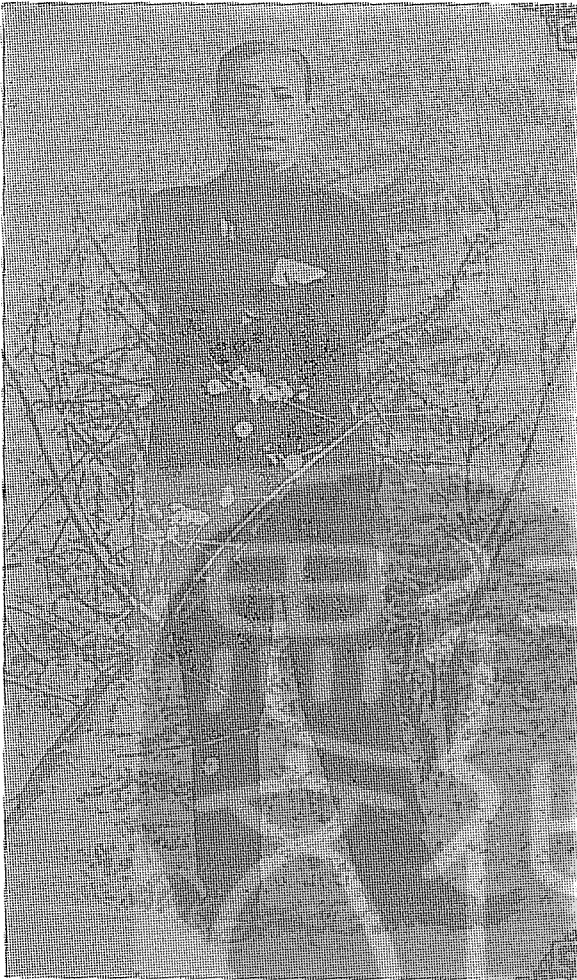
接着李覺和他的太太何玫也請胡健中吃飯，以往的事，胡不在意，應邀前往，祇淡淡地說道：「雲波兄（李覺字雲波）！你在江山時，那個玩笑未免開的太大了！」李覺紅了臉，彼此一笑也就算了。

聽過胡健中先生敘述以上故事以後，我趕緊去看當年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毛萬里兄，才知道姚則崇做了二十九集團軍調查室主任以後，犯了一種狂妄、幻想、多疑的心理變態。他住在江

山，以為江山人都是漢奸。萬里兄問他：「照你這樣說，我和戴先生也是漢奸了？」

「除了你和戴先生。」姚則崇無可奈何地說。他把江山縣長和衢州行政督察專員，都認為有間諜嫌疑。姚則崇雖不歸東南辦事處節制，但這樣大發神經，會闖大禍的，間諜案就是個例子，萬里兄已經報告了雨農先生。

據胡建中先生說，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先生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因奔父喪，從福建長汀、永安，經南平、浦城、龍泉、麗水，回到溫州家鄉，沿途都聽到有人談論這個案子，並稱讚戴胡兩先生公正勇毅。可見這個案子影響之大



主張公道、除暴安良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遺照。

及其嚴重了。所以，三十二年中，中央調胡先生拒任中央日報社社長，同時受聘國
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達重慶後，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局長葉秀峯（現任國大代表）請他去演講，他就詳細報告了這個案子的平反經過，盛讚雨農先生嚴明公正，值得從事特種工作的人效法。
我覺得這個故事，戴胡兩先生充分發揮了超人的德性和魄力，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揮的極則。
戴雨農先生以革命為職志，處處在發揚黃埔精神，愛國家、愛百姓、主張公道、除暴安良。雖負有防間防諜的重大任務，絕不顧全顏面、威信，遷就事實，允許部屬有所偏差，冤枉老百姓。一旦真相清楚，不顧任何後果，立刻釋放被捕者，平反了冤獄，懲處失職的部屬人員，關在第三戰區軍法處。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而雨農先生斷然為之。
胡健中先生是戰時最高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又掌握着言論、宣傳的工具東南日報，關於江山間諜案，他可以利用這種武器，製造輿論，鼓動風潮，以達目的。但是他這樣做，因為防諜是戰時必要的措施，不能因姚則崇辦案之不當，而做出任何不利於抗戰時期情報工作人員的舉動，發揮了民意代表和報人崇高的德性。但他不避嫌疑，不怕危險，奔走呼籲，卒使冤獄平反。像戴胡兩先生，真够得上是智、仁、勇的健者了。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
叢書合訂本請撥電話 7072480